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上古秘史

第六部

（民国）钟毓龙 著

第一百三十五回

奇肱试飞车 槐山通老童

且说文命自从凿通方山之后，就与淑士国君告辞，乘龙更向西北而行。一日到了三身国，其人民一首三身，举动异常不便，言语亦不可了解。遂不多留，再往西行。

远远空中又看见那似鸟非鸟的车子。伯益道：“这个东西非常可怪，究不知是什么东西。我们跟过去，看它一个下落吧。”大家赞成。郭支口中发出号令，两条龙就掉转方向，径跟那飞车而行。走不多时，那飞车渐渐降落。两龙亦跟了降落，文命等一看，原来是个繁盛之地，庐舍廛市，弥望相接。那时飞车已降在地上，仿佛旁边还有飞车无数，停在那里。

文命等之龙太长大，降不下来，只能再转向海滨空旷之地，然后降下。刚下龙背，陡听得机声轧轧，又有两座飞车凌空分道而去，接连又是一座翱翔而来。文命无不诧异，就叫郭支等守住行李，独与伯益、黄魔、鸿濛氏、之交五人缓步入其国境。沿途所见人民都只有一只手，而眼睛却有三只，一只在上，两只在下，成品字形。又遇到几个同样之人，各骑着一匹浑身雪白而朱鬣、目若黄金的文马。伯益认识，就指给文命看，道：

“这个就是从前在犬封国看见，骑了之后，可以活到千岁的吉量马。难道此地之人都是长寿不死的吗？”

正说时，只听得路旁树林之内劈拍一声大响，接着，又听

见兽噪之声，大家吓了一跳。仔细一看，陡见两个猎户从外面奔进林内去，原来已捉到好几只野兽了。文命等跟进去一看，只见里面设着一种机括，有三只野兽关住在内，亦不知是何名字。

那两猎户将三兽一个一个捉出捆绑，依旧将机括张开，然后将野兽扛之而行。自始至终两个人，只有两双手，极不觉其吃力费事。文命等看得稀奇，就上去问他们道：“请问贵国何名？”那猎户道：“叫奇肱国。诸位远方人是否要探听敝国情形吗？某等苦不得闲，从此地过去几十步，有一间朝南旧屋，屋中有一个折臂的老者。他闲着无事，而且到过的外国不少，请诸位去问他吧。”说着，竟抬兽而去。

文命等依他的话走到一间旧屋，果见一个老者坐在里面，看见文命等走到，先站起来问道：“诸位是中华人吗？难得到此，请进来坐坐。”文命等入内，与之施礼。那老者道：“老夫病废，不能还礼，请见谅，请见谅！”文命等坐下之后，就问那老者道，老先生曾经到过中华吗？何以知道某等是中华人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老夫久仰中华是个文化礼义之邦，但是无福，却不曾到过。前几年在别个国里遇着中华人却不少，现在看见诸位服式相同，所以知道是中华人。不知诸位到此，是做什么买卖，还是为游历而来？”

文命道：“都不是，都不是。”因将看见飞车，特来探访的来意说明。那老者听了，诧异道：“敝国飞车每个时辰走四百里。诸位所乘的是什么船，竟能追踪而至？亦可谓极快了。”文命道：“某等坐的不是船，是龙，所以能追得上。”那老者听了，益发诧异道：“龙可以骑吗？究竟是中华天朝，有这种能力！敝国飞车算得甚么呢？”文命道：“敝国骑龙，不过偶尔之事，并非人人能骑。贵国飞车乃人人所用，且系人力所

造，所以某等极愿研究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老夫指引诸位去参观吧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往外先行，文命等跟在后面。

走约一里之遥，只见一片广场之中停着飞车不少。这时正有二人向车中坐进去，忽然用手指一扳，只听得机声轧轧，车身已渐渐上升，升到约七八丈之高，改作平行，直向前方而行，非常之稳。那老者邀文命等走到车旁，文命细看那车的制造，都用柴荆柳棘所编成，里外四周都是轮齿，大大小小，不计其数。每车上仅可容二人，所以方广不到一丈。座位之前，又插着一根长木。

那老者指点道：“这飞车虽则自能升降行动，但如得风力，其速率更大，所以这根长木是预备挂帆布的。”又指着车内一个机括，说道：“这是主上升的，要升上去，便扳着这个机关。”又指着一个道：“这是主下降的，要降下来，便扳着这个机关。”又指着两个道：“这是主前进的，这是主后退的。”又指着车前突出一块圆木板说道：“这是主转向的，譬如船中之舵一样。”文命等且听且看，虽莫明其奥妙之所在，但暗暗佩服它创造之精。

正说时，又听得机声轧轧，仰天一看，只见又是一座飞车从空降到广场里面。车中走出两个人来，向他方而去。文命出问那老者道：“这种飞车还是贵国政府所有的呢？还是人民所有的呢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敝国上等之家都自备飞车，中下等人家无力备车者，可到此来雇用。所以这种都是商家营业之物，每日来雇用的颇不少。”

文命道：“贵国飞车是在国内用的呢？还是到外国去才用呢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在本国亦用。因为敝国人为天所限，只有一臂，做起事来，万万不能如他国人之灵便，所以不能不爱惜

光阴。来往较远之地，乘坐飞车可以节省时间，并非为贪安逸之故。”文命道：“贵国人到外国去究竟何事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大概多为经商。敝国所制之物非常灵巧，外国人极为欢迎，所以常常获利，敝国人所恃以立国者，惟此而已。”文命道：“贵国人虽只有一臂，而眼睛却有三只，比别国为多，想来总有特别用处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敝国人三眼分为阴阳，在上的是阴，在下的是阳。阳眼用于日间，阴眼用于夜间，所以敝国人夜间亦能工作，无须用火。这是敝国人的长处。”那老者一面说，一面走，领了文命等仍到他的家中。

文命道：“老先生游历外邦甚多，不知道到过几国？”那老者笑道：“老夫从二十岁坐飞车出门，游历外国，到此刻足足有四十多年。所到过的，近者如长股、轩辕、女子、丈夫；远者如裸民、贯胸、厌火、歧舌；最远者如跂踵、聂耳、犬封、深目，足足有几十国，偏偏没有到中华，这是生平所引为深恨的。上次又乘飞车远行，刚出国境，不料空中似有神仙在那里战斗，被龙凤一刮，顿然坠下，幸喜落在地上，不曾堕入海中。然而一臂已经折断，从此一切需人，再想远游是不能的了。”

伯益道：“犬封、深目等国远在极北，而且苦寒，老先生到那边去做什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从前听人传说，犬封之国有一种良马，名叫鸡斯之乘，骑了之后，寿可千岁，不过甚难捉获。敝国人民听了非常歆羡。商贾经业本来是敝国人的生计，用机械猎取禽兽，亦是敝国人的特长。所以就议定派十辆飞车，备了货物，带了机械，寻到那边，居然被某等捉到二牝一牡。这就是某到犬封等国的原因了。”

伯益道：“这马骑了，果能寿长千岁吗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敝国捉到这马不过二十多年，究竟如何，且看异日，此刻殊无

把握。”文命道：“老先生游历既多，就近之地必多到过。请问贵国之西还有几国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西面都是神人所居，无可贸易和游览之地。距此西面约千余里，名叫西海渚。那个神人人面鸟身，珥二青蛇，践两赤蛇，据说名叫弇兹。距此地西南数百里，有一片平野，名叫栗广之野，有十个神人，横道而处，名叫女娲之肠。据说是中华上古一位圣君女娲氏的肠所化，未知确否。又距此地西北二千余里，有个神人，名叫石夷。据说是司日月之长短的，那面有一只五彩有冠之鸟，名叫狂鸟，此外无可观览，请诸位不必去罢。”

文命道：“贵国北面呢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敝国北面是一臂国，再往东北纯是西海。西海之北，不周山、天山、钟山、三危山自东而西，连绵不断。”

正说到此，外面有几个人进来，说有要事和老者商量，文命等只好告辞出来。时候尚早，又到各处游览。只见各处捕捉禽兽的机械甚多，多是百发百中，巧妙无比。又见有一种异鸟，两头赤而黄色在其旁，不知何名。当下回到海滨，住宿一夜，空中飞车声时有所闻，想来他们能用阴眼，不怕天黑之故。次日晨起，文命和伯益商议道：“据老者说，西方都是神人所居，无可游览，此话谅必可信，我们向北走吧。”伯益道：“是。”于是大众径向北行。不多时，到了一臂国，只见那人民生得怪极，不但手臂只有一只，连眼睛也只有一只，鼻孔也只有一个，下面亦只有一只脚，仿佛一个人直劈作两半一般，所以平常不能行路，只能一脚跃跃的跳，必须两人联合起来，才能好好的走。大家都看得稀奇，说道：“这也是鹌鹑、蛮蛮之类了。”

后来又看见一匹黄马，满身虎文，而止有一目，前蹄亦止有一只，行路甚为艰难。伯益道：“想来此地风土偏而不全，所以人物都有这种现象。正是天地间缺陷甚多，无可补救的。”

过了一臂国，果然是茫茫大海，虽有岛屿，人迹甚稀。两日之后，才见一座大山阻住前面。降下一看，风景甚熟，原来已是不周山。文命道：“既然到得此间，我们绕四海一周已经差不多了。当初陛辞的时候，天子曾吩咐我亲见西王母致谢，如今西去，就是西王母所居，我想去见西王母，如何？”众人听了，无不赞成。于是径向昆仑玉山而行。

过了崑山，就到钟山，其间四五百里，本来尽是大泽，渐渐干涸，奇鸟、怪兽、奇鱼非常之多，然而多不知其名。再过去是泰戏之山，山下有水，名叫观水，水中有鱼，其形如鲤而有鸟翼，苍文而白首赤喙。大众正看得稀奇，庚辰道：“此等处，某等可谓熟游之地，但是虫鱼鸟兽之名记不得这许多，所以虽是见过，而不知其名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空中有三只青鸟连翩飞来。童律等齐声叫道：“好了！西王母来迎接了。”文命等正是不解，只见那三只青鸟坠落地上，羽衣脱下，顿化为人。将羽衣折好，上前向文命行礼。黄魔过来，向文命介绍道：“这就是西王母的三青鸟使，这位叫大鷖，这位叫少鷖，这位叫青鸟。”文命慌忙还礼，大鷖道：“敝主人知道崇伯打算惠临，所以特遣某等前来迎接。”

文命极道感谢，便问此地离昆仑已近吗，大鷖道：“差得远呢。敝主人深恐崇伯沿路有所困难，或有所谘询，所以命某等早来伺候。”文命听了，尤为感激，便问它水中之怪鱼是什么名字。少鷖道：“这鱼名叫文鳐鱼，能游，亦能飞，常从这面的西海游到那边的东海。它的飞总在夜间，叫起来声如鸾鸡，是个祥瑞之鱼。它出现之后，天下年岁必定大丰，现在崇伯大功告成，从此四海安宁，丰年大穰，是不成问题，所以它出现了。它的肉也可以吃，味酸而甘，食之可以已狂。”

三青鸟使陪了文命等将沿途所见，且谈且行。一日，到了

槐江之山，刚要到山顶，陡见一匹怪马，人面而鸟翼，遍身虎文，从上面半飞半跑的迎上来，和文命点首为礼。文命不解，青鸟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本山的神祇，名叫英招。”文命听了，慌忙答礼，便问他本山所有的出产。那英招神一一对答，其音如榴。文命道：“某治水已毕，将谒西王母，经过贵山，并无他事，请尊神不必相陪。”那英招神听了，答应一声，再将头一点，展开双翼，直向北方而去。

文命看他去远，便问大鸛道：“这位神祇，住在山北吗？”大鸛道：“他时常出游四海，不必一定住在山上，此刻向北而飞，恐怕又到别处去呢。”这时大众已到山顶，四面一望，只见西面是个大泽，南面是个大海，东北二面都矗立着大山。少鸛指着北面的山向文命道：“这座山叫作诸毗之山。”又指着东面的山道：“这座山叫恒山，共有四重，其高无比。”

文命道：“这两座山上都有居民吗？”少鸛道：“都没有人，诸毗山上只有一个槐鬼，其名叫离仑，专管世间的鸛鸟，可以说是鸛鹑等类的窟宅，所以没有居民。至于那恒山更是鬼窝，上面有穷鬼无数，大概可分为晦气鬼、倒运鬼、饿杀鬼、短命鬼四种。这四种鬼各以类聚，每一重山上住一种。而那四种鬼之中又分出五种作弄人的事业。一种使人文穷，一种使人学穷，一种使人智穷，一种使人命穷，一种使人交穷。假使有人遇到他们，他们就到处跟着你，无论你是谁人，一定困苦颠连，处处荆天棘地，有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之苦。从前有一个大文豪，人亦正直，但是不幸，这个穷鬼跟着了他，竟弄得来跋前疐后，动辄得咎。后来备了糗粮舟车、一切行李等等，并且作一篇文章，要想送他回去，但是他一定不肯回去。所以这种穷鬼，是万万不可惹的，因此这座山上人都不敢去住了。”

之交在旁听了，笑道：“那么这座山不必叫它恒山，竟可

以叫它鬼山了。”少鷺道：“亦不然，这座山上还住着一个天神，不过这天神亦不是个吉祥之神。他的形状如牛而八足，二首而马尾，声音如勃皇。他出现了，地方必定有兵灾，所以亦不是吉祥之神。”

文命等再向南望，只见一片浩淼，尽是大海。但是海的南面仿佛似有高大之山横在那里。但觉其光熊熊，其气魂魄，祥云万叠，瑞霭千重，愈看之后，愈觉明显。文命等周游海内外，历遍了千山万岭，觉得没有遇到这种景象过。大家看得稀奇，便问大鷺。大鷺道：“这个就是昆仑啊！”文命道：“那么我们应该向南走了。”大鷺道：“不是如此。这次崇伯要亲到昆仑，拜访敝主人，无非为治水功成，要归功于敝主人的原故。但是敝主人何以克当呢？这次大功之成，纯是天意，敝主人万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功。所以特遣某等前来，一则是欢迎领道，二则请崇伯先到蓬莱山，叩谢上帝，归功于九天，然后再到昆仑，与敝主人相见。这是敝主人所嘱咐的。”

文命道：“天帝是住在蓬莱山吗？”大鷺道：“天帝在下界的居住并无定所，即如昆仑山，亦是帝之下都，有时亦常来，不过此刻却在蓬莱。”文命道：“此地离蓬莱山远吗？”大鷺道：“远得很呢。但是无缘者远，有缘者此去亦无多路。”说着，用眼将伯益、真窥、鸿鷺氏一看，文命会意，便问道：“他们都有缘吗？”大鷺笑道：“此时不能预知，到那时自见分晓。”

大众本来思仗着文命之福，上昆仑，见王母，游览仙景，饮食仙品。听见大鷺说要登蓬莱，观天帝，那更是难得之遭了。不想大鷺又说出有缘无缘的话来，而又不肯即时说明，究竟自己是有缘呢，无缘呢，有得去呢，没得去呢，想到此际，都不免纳闷，一路跟了文命，一路各自寻思。

下了槐江山。越过渤海，到了天山，看见一个怪物，其形如黄囊，其赤如丹火，六足四翼，浑敦而无面目。大家诧异之至。青鸟道：“这是此山之神，名叫帝江，一切不知，但识歌舞。”横革有点不信，说道：“他耳目俱无，何能识歌舞呢？”青鸟道：“你不信，可试试看。”横革唱了一个歌曲，又舞蹈一回，那帝江果然应声合节的飞舞起来，等到横革曲终舞罢，它亦停止不动，才相信青鸟的话是真。

过了天山，又到了驪山，只见山上到处都是洁白，而无一块顽石。大家又觉稀奇。过了山峰，但见山后已是茫茫大海，一望无际。文命忙问少鷺道：“这是何处？”少鷺道：“这就是所谓蓬莱弱水三千里。水的那一面就是蓬莱了。”文命道：“我们可跨龙渡过去吗？”大鷺道：“人是凡人，龙非天龙，不能渡此弱水。”文命道：“那么怎样呢？”大鷺道：“到海边自见分晓。”这时众人都注意如何渡此弱水，一切都注意。但见走过之处，成群结队无非是蛇、大小苍黄到处蠕动而已。

到得山脚，忽见一个老翁坐在一块大石之上，他旁边停着一乘跷车，其制甚小。文命细看那老翁，须发虽白，颜如童子，知道他必是一位仙人，遂和伯益上前施礼。那老翁但将头点点，并不起身还礼，说道：“文命、伯益，汝等来了吗？昨日天帝已有跷车一乘送来，叫我招呼你们。但是止有文命一个人有缘，其余除天将等不算外，都是无缘，正好留在此间，陪伴我游玩吧。”这几句话说得响亮而柔和，仿佛如钟磬之声。大众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

文命自从受了云华夫人的宝册符篆，能够驱使鬼神，以后到处神祇见了，都是恭敬客气，没有和这老翁的大模大样。又听说连伯益都无缘，不能同去，不胜惊讶。当下文命就请教那老翁的姓名。那老翁道：“我名叫老童，你的父亲鲧，就是

我的胞弟。”文命听了，疾忙倒身下拜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伯父，小侄放肆失礼了。”老童道：“彼此都没有见过，无所谓失礼。不过你的心思我亦知道，无非想伯益也同去，但是做不到。你们看这乘跷车，不是只有一个人可容吗？”

文命等至此只好打消同往的意思，伯益尤怅然失望。只见老童从袖中取出一张物件来，递与文命道：“这个亦是昨日天帝交来的，叫你佩在身上，才可以渡弱水三千，否则虽有跷车，亦不中用。”文命连忙拜受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面都是些宝文大字，无从认识，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只得谨敬佩在身上。老童道：“你上车吧，可以去了。他们都有我在此作伴，不必记念。将来仍旧回到此地，和他们一同归去。”

文命一一答应，跨上跷车，不及和众人作别，那跷车不假人力，自然凌空而起。三青鸟便取出羽衣，披在身上，倏忽化为三青鸟，飞往前导。七员天将亦凌空而起，在跷车的左右前后簇拥护卫。那跷车前进，其速如矢，众人在下面不胜艳羡，直到看不见踪影，方才罢休。

第一百三十六回

钟山觐上帝 昆仑见王母

且说文命乘了跷车，径渡弱水，低头下视，但见涛浪滚滚，无风而洪波百丈，真可谓险极。不一时，到了蓬莱，跷车降在海边。只见其水很浅，水中有细石，如金如玉，极为可爱。大鷲道：“这是仙者才服食之一种。”文命下车之后，和七员天将及三青鸟使径向山上走去。但觉和风丽日，淑景韶光，说不出的一种仙界气象。最奇怪的，一路飞禽走兽，所见尽是白色，不知何故。大鷲道：“这座蓬莱山，一名防丘山，亦叫云来山，高约二万里，广约七万里，属于西方，所以感受金气而尽成白色，但是里面也不尽如此。”

正说之间，文命忽见对面山上金雾迷漫，金雾之中，楼台宫殿，窗户洞开，不可胜计。隔了一会，金雾灭歇，房屋依然，而窗户皆不见，仿佛如房屋之后面一般，甚不可解。大鷲道：“此地名叫郁夷国，是蓬莱山之东鄙，群仙居于此者不少。在山上所筑的房屋皆能浮转低昂，忽而朝南，忽而朝北，忽而高，忽而低，没有一定，亦是仙家行乐之一法。”文命道：“此山共有几国？”大鷲道：“只有两国。此地东方，叫郁夷国，山之西鄙，还有一个含明国，此外没有了。”文命道：“国中有君主吗？”大鷲道：“不过一个名目，如下界之某乡某邑而已，并非一个国家，无所谓君主。”

又走了一程，只听见远远有钟磬之音，夹着笑语之声。文命举头一望，只见前面又隐起云雾，云雾之中，隐隐都是大竹，那钟磬声、笑语声似从竹中出来。文命走到竹丛之中，只见有许多道者在那里拍手笑乐，穿的衣服都用鸟毛缀成。细听那钟磬之音，原来是风吹竹叶，互相撞击而成。竹的枝叶有的直垂到地，地上有沙沥，其细如粉。风吹过来，叶枝翻起，将那细沙一拂，细沙扬播，扑面沾身。远望过来，如云如雾，实则并非云雾。有几个仙人，当风定的时候，故意将那叶枝推动，拂起细沙，弄得来各人身上都是沙尘，因此以为笑乐。神仙游戏，大类儿童，亦不可解之事。看见文命等走过，大家方才止住。文命细看那大竹，叶青茎紫，有子累累，其大如珠，无数青鸾，集于其上。少鷖道：“这是仙竹，名叫浮筠之竿，非凡间所有。”

出了竹林，大鷖告诉文命：“刚才那些仙人都是含明国人。他们缀鸟毛以为衣，承露而饮，常常登高取水，与此地郁夷国的仙人不同。他们的房屋以金银苍环、水精火藻造成，亦比此地富丽得多。”文命道：“那鸟毛华丽之至，是什么鸟？”大鷖道：“有两种异鸟，一种名叫鸿鹄，其色似鸿，其形如秃鹫，腹内无肠，亦无皮肉，羽翮皆附骨而生，雌雄相眄则生产。还有一种在南方，名叫鸳鸯，其形如雁，常飞翔于天际，栖息于高岫，足不践地，生于石穴之中。万岁而一交，则生雏，雏生千岁，衔毛而学飞，以千万为群。推其毛长者高翥万里，假使下界国君圣明，天下太平，它们就到他郊中来翱翔一转。这两种鸟的毛仙人最宝贵，所以缀而为衣。”

文命道：“此外奇异的动植物想必甚多。”大鷖道：“多着哟。有一种大螺，名叫裸步。背了它的壳而露行，气候一冷，它就仍旧入居壳中。生下之卵，碰着石头则软，人去拿它，则

立刻坚硬。下界如有明王出世，它亦会浮到海滨，来献祥瑞。又有一种葭草，其色殷红，可编为席，温柔异常，仙人榻上多用之。”

正说到此，忽见一个道者上前向文命拱手道：“足下是下界的崇伯吗？”文命慌忙答应道是。那道者道：“此山乃太上真人所居，某奉太上真人之命，说足下要觐见天帝。如今天帝已往钟山，请足下到钟山去，不必前进了。”文命听了，唯唯答应。那道者亦不多谈，飘然而去。

青鸟向文命道：“既然太上真人如此吩咐，我们就往钟山去吧。”文命道：“某记得钟山在崑山之西，从前先帝曾经去求道过的，那么我们须回转去了。”大鰲道：“不是不是。那个是下界的钟山，这个是上界的钟山，大不同呢。”文命道：“上界的钟山在何处？”大鰲道：“在昆仑之北，北海之地，隔弱水之北一万九千里，我们向北去吧。”于是文命再上跷车，天将和青鸟使伴着向北而行。足足走了半日，忽见前面高山矗天，少鰲道：“到了到了。”一声未了，跷车已渐渐落下，降在平地。

文命下车，四面一看，只见此地景象又与蓬莱不同。蓬莱纯是仙景，此山则幽雅之中兼带严肃之气。玉芝神草，金台玉阙，到处皆是。但是天帝在何处呢，正在踌躇，有一羽士过来问道：“足下莫非想要觐见天帝吗？尘俗之人，凡骨未脱，天帝不可得见，天帝赐汝宝文大字，令汝到蓬莱，又到此地，早已鉴汝之诚。汝此刻总算志愿已达，一切容某代奏吧。”

文命听了，不胜怅然，但恳求道：“有上仙代达愚忱，固属万幸，某不胜感激。但是某数万里来此，天帝虽然不可得见，而仪式要不可不备。请上仙随意指定一个地方，令某得举行一个仪式，那么区区之心才算告尽，不识上仙肯容许否？”那羽

士笑道：“天帝之灵，无所不照，凡是世间人的一念一虑，天帝无不知之。本不在外面作仪式，但汝是凡人，以仪式为重，我就带汝去吧。”说着，在前先行，文命等紧紧跟随，渐渐上山。

那羽士向文命道：“此山高约一万三千里，最高处名叫四面山，方七千里，周围三万里，是天帝的宫城，天帝就住在上面。四面山的四面各有一山，东面叫东木山，西面叫劲草山，南面叫平邪山，北面叫蛟龙山。这四山都是钟山的支脉，合拢来总名叫作钟山。如登到四面山上，钟山全个形势都可以看见。但是汝辈凡夫，不能上登。我听说：汝辈世间人君以南面为尊，臣子以北面为敬，现在我引你从南面平邪山上去，益发合你们尘世的仪式，你看何如？”文命极口称善。

又走了多时，但见真仙之人来来往往，非常之多。他们看看文命，都不来招呼。文命一秉虔诚朝帝之心，且无一认识，亦不便招呼他们。正走之间，忽然路转峰回，东南面发现一个石穴，穿过了石穴，豁然开朗。遥见一座金城巍巍耸峙，光彩夺目，不可逼视。那羽士道：“这就是钟山北阿门外。你要举行仪式，就在此地吧，天帝在上面总看见的。”

文命听说，慌忙止住了。天将等整肃衣冠，趋进几步，朝着上天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，心中默默叩谢天帝援助治平水土之恩。拜罢起来，刚要转身，只见上面飞下一个金甲之神，向文命说道：“天帝传谕文命，汝的一片至诚，朕已鉴之。现在命汝一事：汝归途经过疏属山，山上有一个械系的尸身，汝可在左近石室中藏之，勿令暴露。但须仍如原状械系，勿得释放，钦哉毋违！”文命听了，忙再拜稽首受命。那金甲神忽然不见，文命这才回身，仍由那羽士领着，带了天将，回归旧路。

那羽士问道：“刚才拜的时候，看见天帝吗？”文命道：

“某秉诚拜谒，实未曾见，惟见天上一片青云，青云之中，隐隐有红云而已。”那羽士道：“这就是天帝了。你能看见，根基不浅。”文命听了不解，那羽士道：“天帝所居，以青云为地，四面常有红云拥护，虽真仙亦罕见其面。你所见的青云红云，岂非就是天帝吗？”文命方始恍然，便向那羽士道：“上仙在此，名位必高，常见天帝吗？”那羽士道：“某无事亦不能常见天帝，惟四面山上，天宫城内，可以自由来往而已。”文命便问他天宫城内的情形。

那羽士道：“天宫城内，有五百零四条陌，陌就是世间之所谓街道，条条相通。其中除仙人所居外，有七个市，一个是谷米市，一个是衣服市，一个是众香市，一个是饮食市，一个是华鬘市，一个是工巧市，一个是淫女市。”文命听了，非常不解，便再问道：“天上神仙，一切嗜欲应该已经净绝，与凡人不同，何必要设这许多市？而且既是神仙，具有广大法力，就使有所需要，自可以无求不得，无物不备，何必还要设起市来做买卖呢？第七个淫女市尤不可解，难道神仙亦纵欲吗？难道天上神仙亦如人世间的腐败的国家，有卖良为贱之事吗？”

那羽士笑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未成神仙之时，想成神仙，要绝嗜欲。既成神仙之后，根抵未固，道行未纯，还要绝嗜欲。到得根抵既固，道行既纯，无论如何，不怕堕落，那么一切饮食男女之事，都与世人无所分别。你听见说过神仙宴饮的情形吗？不是龙肝凤髓，就是玉液琼浆，若不是仍有饮食的嗜欲，何必奢侈至此！西王母是你所知道的，若不是仍有男女之欲，何以儿子女儿生了这一大批？你这次从蓬莱山而来，看见那面的华丽吗？又看见此地的华丽吗？若不是仍有嗜欲心，何必如此。所以平心说一句，天上的神仙与人间凡夫差不多，不过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一个得志，一个不得志罢了。